

DOI:10.13288/j.11-2166/r.2024.11.011

运用解毒安络法内外合治多形性日光疹

宋玮, 艾儒棣, 陈明岭, 肖敏[✉]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9号, 610072

[摘要] 皮部络脉(简称“皮络”)是皮肤腠理间气血津液输布的通道,又是病邪入侵的路径。认为多形性日光疹以毒损皮络为病机关键,其中皮络失养、肌表不固为发病基础,邪犯气络、郁热酿毒为始动因素,渐及津络、燥湿并存为中间环节,毒伏血络、伺机而发为终末阶段。提出以解毒安络为基本治法,内外合治。内治以解络毒、奔络虚、助络通,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为基本方加减,促进毒邪排出,加强皮络御邪之力。外治根据皮损表现选择刮痧、溺渍、软膏以驱邪解毒、疏达皮络,早期皮温升高、瘙痒、刺痛而未见皮疹,可选用自拟银黄草清解油刮痧以活血调气、透热排毒;若皮损红斑、丘疹、瘙痒,可选用自拟千艾熏洗方溺渍以宣通气液、通络涤毒;若皮损肥厚伴鳞屑,可选用自拟愈肤膏外搽以解毒活络、润肤敛疮。

[关键词] 多形性日光疹;解毒;安络;络脉;内外合治

多形性日光疹(polymorphic light eruption, PLE)是一种以反复发作的多形性皮疹为主要表现的光感性慢性炎症性皮肤病^[1],多累及裸露部位,常伴有明显瘙痒,根据皮疹主要形态可分为斑块型、多形红斑型、湿疹型、痒疹型和荨麻疹型^[2]。现代医学认为,PLE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内分泌、代谢、微量元素、免疫、环境和遗传等方面^[3],常用非甾体抗炎药、抗疟药、抗组胺药等药物或光疗进行治疗^[4],但易复发。PLE属于中医学“日晒疮”“风毒肿”等范畴,目前多从血热夹风、肝郁血瘀、肝胆湿热等角度辨证,采用清热凉血、祛风止痒、疏肝解郁、清利湿热等内治法^[5],以及刺络拔罐、中药湿敷等外治法^[6-7]。

络脉学说对于指导疾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吴以岭院士提出“三维立体网络系统”,认为经络之络运行经气,脉络之络运行血液^[8];王永炎院士进一步提出津络学说,强调气络、血络、津络三者的功能上互补,结构上相伴,共同组成完整的络脉网络系统^[9]。《素问·皮部论篇》言:“皮者脉之部也”,皮部络脉(简称“皮络”)既是皮肤腠理间气血津液输布的通道,也是病邪入侵与传变的重要

途径^[10]。我们以络脉学说为指导,认为PLE以毒损皮络及其相应的气血津液代谢紊乱为病机关键,临证运用解毒安络法,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为基本方驱邪益络,配合刮痧疗法、溺渍疗法、自拟愈肤膏外搽等外治法通调皮络气血津液治疗PLE,现将相关经验总结如下。

1 毒损皮络为病机关键

皮络为肌肤腠理间气血津液交汇之处,亦为邪毒易居之所。光毒致病暴戾、峻烈,往往损伤皮络引发气血津液运行失常,产生水湿、瘀血等病理产物,蓄积成毒,潜伏于内,酿成络虚毒伏之变。若遇阳毒外侵而触发,外袭内伏相合,病势急剧,呈进行性加重,属于“新病入络”^[11]范畴。络脉以气络司卫外、津络司充润、血络司内守^[9],皮肤灼热、刺痛、瘙痒乃光毒灼伤气络,渗湿、浸润、水疱乃热毒逼迫津液外溢,红斑、丘疹、结节乃瘀毒蕴蓄血络,从而形成多形性皮肤损害。

1.1 皮络失养、肌表不固为发病基础

《灵枢·经脉》载:“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素问·皮部论篇》言:“阳络在外,外浮于皮”,皮络散在体表,纵横循行于周身皮肤,与皮肤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密切相关。生理上,皮络渗灌气血津液、贯通营卫,若气络条达、津络畅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中医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人教发[2022]5号)

✉ 通讯作者:luckyamy2005@163.com

通、血络调和，则肌表固密，成为御邪抗病的屏障，如《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所载：“经满气溢，入孙络受血，皮肤充实”。病理上，气血津液无以充养皮络，络道空虚，则无力护卫肌表，不能抵御邪气。皮络作为转输气血通道的末端分支，其气血来自脾胃。脾为土脏，为水谷之司，能够灌溉四肢百骸，则皮络得养，肌表固密，卫外有权，如《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言：“脾为之卫”，此为脾对机体护卫功能的高度概括^[12]。总之，皮络失养，无以固护肌表，则邪毒乘虚侵袭，或伏邪乘虚复发，或内外之邪相合致病，成为 PLE 的发病基础，即《素问·百病始生篇》所谓：“是故虚邪中于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

1.2 邪犯气络、郁热酿毒为始动因素

气络是卫气的载体，是皮肤肌腠间运转气机的幽微通道，具有气化、卫外的功能^[13]，故外邪触冒，首犯气络。PLE 的致病外因主要责之于光热之邪、风邪。紫外线为六淫邪气之外的特殊外邪，属阳热之邪^[14]。光热邪气外乘于表，留滞不去，致气络阻滞，郁而化热酿毒，光热与毒邪交炽，蕴结于肌肤，故肤温升高，甚至灼热刺痛，正如《外科启玄·日晒疮》所言：“受酷日晒曝，先疼后破，而成疮者，非血气所生也”。风为百病之长，可与光热之邪相结侵袭卫表，客于气络，酿成风毒，既不得外散又未传脏腑，走窜而数变，与卫气相搏，发为瘙痒。诚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载：“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搏于皮肤之间，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吴以岭院士提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I 网络），认为气络对应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与痒觉、痛觉、温觉等感觉功能有关^[15]。因此，PLE 发病初期病在气络，仅有皮温升高、瘙痒、刺痛等自我感觉，而未见皮疹。总之，光热夹风致皮络气滞，郁而化热酿毒，是 PLE 的始动因素及发病的主要机制。

1.3 渐及津络、燥湿并存为中间环节

津络与气络相伴而行，以流通和渗灌津液为主要功能。气络热毒壅盛，渐及津络，致津液运行紊乱，可出现两种相反的病理变化：其一，津络失和，津液布散失司，阻隔之处因津液缺乏而生燥，加之热毒最易伤津耗气，消烁津液，故呈现皮肤干燥、脱屑的皮损表现；其二，津络受阻，津液不寻其道，外溢聚集，停滞之处津液过剩而为水、为湿，弥漫肌肤腠理，蕴积不解而成湿毒，可见肌肤

浸润、水疱的皮损，正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伤寒门》所载：“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总之，热毒迫结津络，皮损表现燥湿迥异，然燥从热化，湿毒与热毒相合，如油入面，胶结难解，致 PLE 病情复杂。

1.4 毒伏血络、伺机而发为终末阶段

若湿热毒邪持续存在肌腠，由气分逐渐深入血分，耗伤阴血，血络涸涩而瘀阻，蕴蓄日久形成瘀毒，呈现“湿、热、瘀、毒”胶结的病理状态，交互为害，损伤血络，致营血溢出脉外，表现出斑块、丘疹、结节等多种皮损形态，即《瘟论》所言：“客邪胶固于血脉，主客交浑，最难得解，且愈久益固”。皮肤血络衔接经脉，逐层细分，结构细小迂曲，易滞易瘀，易入难出，可藏邪聚变，湿热瘀毒伏藏于此，致 PLE 病程冗长，皮损坚结不散而成痼疾。毒邪隐伏于皮部血络，稍遇光毒、风毒引动，或正气受损，则内外合邪发病，致 PLE 反复发作、迁延难愈。

2 解毒安络为基本治法

针对 PLE 的病机，治疗以解毒安络为法，内外并治。内治以解络毒、夯络虚、助络通，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为基本方加减，促进毒邪排出，加强皮络御邪之力。外治根据皮损表现选择刮痧、溻渍、软膏以驱邪解毒、疏达皮络，其中刮痧疗法重在活血调气，溻渍疗法宣通气液，自拟愈肤膏外搽解毒敛疮。内外并治，以恢复皮肤腠理间气血津液的流通，达到解毒安络目的。

2.1 内治以解络毒、夯络虚、助络通为法

毒邪致病具有兼夹性，光热、湿瘀、风邪与毒邪胶结，使 PLE 病情复杂。临证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加减内服，既健脾护卫，又解毒通络，达到通补结合的目的。药物组成：忍冬藤 30 g，鸡血藤 30 g，首乌藤 30 g，钩藤 15 g，络石藤 10 g，南沙参 30 g，白术 15 g，土茯苓 20 g，陈皮 10 g，甘草 6 g。皮络蜿蜒曲折、细微纵横，易伏藏邪气且难以祛除。藤类药物形似络脉，故借其通络之功，协助微末皮络的气血流通，祛除久滞之顽疾^[16]。忍冬藤具有藤类药物宣通营卫、清透疏达的特性，以发挥疏风邪、开腠理之效。光热毒邪致病，虽清热透邪为第一要务，但温邪传变迅速，易入营血而耗血动血，故以络石藤清热凉血、解毒消肿。鸡血藤化瘀畅络、补虚荣络，首乌藤祛风、养血、通络，钩藤清透泄热、祛风止痒，三者既祛邪解毒，又养血荣络。光

热毒邪易消烁津液，戕伐元气，需防 PLE 病程后期气阴亏虚，故易异功散中人参为南沙参，因南沙参补而不燥，较人参更具益胃生津之效；白术味甘温性缓，燥湿以和中，健脾能益胃，以补脾为要，而生白术更具渗利之效；陈皮斡旋中焦气机，健脾祛湿；土茯苓解毒、除湿，与诸药相配可达补中有泻的目的，使补而不滋腻，泻而不伤正，故将异功散中茯苓易为土茯苓更契合 PLE 正虚邪实毒盛的病机；甘草调和诸药。两方合用，既以藤通络，祛除皮络所伏藏之湿热瘀毒，又健脾充养皮络，通补结合，使药到效达。

临证加减：自觉灼热明显，红斑、丘疹簇集者，加重楼、白花蛇舌草、马齿苋、茵陈等清热败毒；斑色鲜红，毛细血管扩张明显者，加水牛角、玄参、紫草等凉血消斑宁络；皮损肥厚，斑色暗红者，加丹参、当归、赤芍等活血通络；瘙痒剧烈者，加乌梢蛇、刺猬皮、僵蚕等搜剔毒邪；皮损颜色淡红，鳞屑较多，粗糙干燥者，加黄芪、熟地黄、山药等滋阴养血荣络；湿毒积聚而见皮损糜烂、渗液淋漓者，加萆薢、苦参、车前子等利湿解毒。

2.2 外治以驱邪解毒、疏达皮络为法

2.2.1 刮痧疗法，以活血调气、透热排毒 刮痧疗法是一种浅刺皮肤络脉的治疗技术，通过刺激经络循行部位和相关的穴位，促使出痧，以透邪于外，从而使气血津液流转通达，符合中医刺络泄邪的基本原理^[17]。若 PLE 早期皮温升高、瘙痒、刺痛而未见皮疹，可运用刮痧疗法宣通透泄，通过出痧的形式，将毒邪排出体外。具体穴位如下：1) 颈部穴位取风池、大椎；2) 背部穴位取肺俞、膈俞、脾俞；3) 上肢穴位取曲池、合谷；4) 下肢穴位取血海、阴陵泉、足三里。取穴以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太阳膀胱经为主，具有健脾护卫、通络排毒之效。刮痧时需要涂抹刮痧介质，既润滑、保护皮肤，又增强皮肤的渗透作用^[18]。临证自拟银黄草清解油作为刮痧介质，其由金银花 10 g、生大黄 10 g、甘草 10 g、胡麻油 300 g 组成。方中金银花辛凉透热，生大黄活血通络，甘草清热解毒，胡麻油清凉、解毒、润肤，共奏活血解毒透散之功。制法：将生大黄、甘草入胡麻油内浸泡 1 天后，放铁锅内文火（140~150℃）炸药至微枯，离火加入金银花，5 分钟后过滤药渣，储瓶备用。操作：常规消毒后，取适量银黄草清解油涂抹于刮痧部位，手持刮痧板，与皮肤呈 45°角刮痧，手法轻

重以患者能承受为度。可先用刮痧板的边角点压大椎、风池穴，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宜；后从上向下刮拭背腰部膀胱经第一侧线，采用直线轻刮法刮拭，每侧刮拭 20~30 次为宜，重点用刮痧板按揉背部肺俞、脾俞、膈俞穴、阿是穴各 1 min；再刮拭循行于手臂外侧上缘的大肠经，从曲池穴刮拭至合谷穴，重点用刮痧板按揉曲池穴、合谷穴各 1 min；最后用刮痧板按揉血海、足三里、阴陵泉穴各 1 min。在刮痧之后，可用三棱针点刺皮损局部及大椎、肺俞、脾俞穴放痧，隔日 1 次，连续 10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刮痧疗法属于中医祛邪的治疗手段，仅适用于实证，若见精气不足的虚证或虚实夹杂证候，则当慎用或禁用。

2.2.2 溻渍疗法，以宣通气液、通络涤毒 溻渍疗法是溻与渍两种外治法的合称^[19]。溻是将饱含药液的纱布湿敷于患处，渍是将患处浸泡于药液中，因两法往往同时进行，故合称为溻渍疗法。《医宗金鉴》言：“借湿以通窍，干则药气不入”，提示该法借助药液刺激皮肤穴位及皮络，直达病所，从而改善局部气血凝滞，清泄毒邪。若皮损红斑、丘疹、瘙痒，可选用自拟千艾熏洗方宣通气液、通络涤毒，该方由千里光 50 g、艾叶 30 g、黄柏 10 g、苦丁茶 30 g、猪苦胆 1 枚组成。方中千里光清热解毒，黄柏燥湿疗疮，苦丁茶疏风通络，艾叶温经止痒，猪苦胆清热润燥。全方辛凉共用，辛以发散通络，凉以清热解毒，共奏透邪解毒之效。制备方法：除猪苦胆以外，其余诸药加水 2 L 浸泡 20 min，后煮沸 30 min，用纱布过滤取液，再加水至 900 ml，新鲜猪苦胆挑破兑入药液中，冷藏备用。用法：无菌纱布 6 层蘸适量药液湿敷于皮损处，或将患处浸泡于药液中温洗，水温控制在 37℃左右，每次 15 min，每日 1 次，连续 7 次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1) 局部皮损糜烂、渗出者，不宜使用本法，以防感染；2) 对千艾熏洗方中药物过敏者，禁止使用此法。

2.2.3 愈肤膏外搽，以解毒活络、润肤敛疮 若皮损肥厚伴鳞屑，可选用自拟愈肤膏^[20]外搽解毒敛疮，方由紫草 1.25 g、黄柏 2.5 g、地榆 1.25 g、当归 1.25 g、甘草 1.25 g 组成，添凡士林 10 g 赋形。方中紫草凉血解毒消斑，当归补血润肤活络，黄柏燥湿解毒清络，地榆凉血宁络敛疮，甘草清热解毒，诸药共用发挥解毒活络、润肤敛疮之作用。制备方法：以上诸药使用中药粉碎机制成细粉，过 120 目筛，取凡士林加热融化后，将药粉缓缓加入

凡士林中，并不停搅拌，然后静置药膏至 30~40 ℃ 时，分装待冷却成形，备用。每日 2 或 3 次，皮损处每 100 mm² 用 0.1 g，治疗 3 周为 1 个疗程。注意事项：1) 局部皮损破溃、渗液多、炎症明显者，不宜使用本品；2) 对愈肤膏中药物过敏者禁用。

3 验案举例

患者，女，41 岁，2022 年 7 月 19 日初诊。主诉：头面部及手背部红斑，干燥、脱屑伴瘙痒 2 年余。患者自诉 2 年前日晒后头面部、手部起红斑，灼热刺痒，食用灰菜后皮损加重，干燥、脱屑伴瘙痒，曾服用多联抗过敏药物（具体不详），症状未见明显改善。刻下症见：头面部及手背部可见边界清楚弥漫性暗红色肿胀性斑片，干燥、脱屑伴剧烈瘙痒，日晒后加重，无染发史，平素少汗，喜冷不喜热，口苦口干，纳眠可，小便短赤，大便干、二日一行；舌胖色淡红、苔薄黄，脉弦缓。西医诊断：多形性日光疹；中医诊断：日晒疮（毒损皮络证）；治以健脾护卫、解毒安络。治疗方案如下：1) 口服处方予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加减。处方：忍冬藤 30 g，鸡血藤 30 g，首乌藤 30 g，钩藤 15 g，络石藤 10 g，南沙参 30 g，白术 15 g，土茯苓 20 g，陈皮 10 g，牛蒡子 30 g，青蒿 15 g，紫苏叶 15 g，甘草 6 g。7 剂，每日 1 剂，水煎分早晚饭后 30 min 温服。2) 千艾熏洗方焮渍，每日 1 次，每次 15 min，连续 7 天。3) 愈肤膏外搽，每 100 mm² 用 0.1 g，每日 3 次。嘱避免过度日晒，外出遮阳，忌光敏性食物。

2022 年 7 月 27 日二诊：服药后汗出明显，头面部及手背部红斑较前消退，仍见少许鳞屑，瘙痒较前减轻，口苦口干较前减轻，纳眠可，小便正常，大便干改善、每日一行；舌红、苔黄微腻，脉弦。口服处方予初诊方去牛蒡子，白术改为麸炒白术 15 g，7 剂，煎服法同前。千艾熏洗方焮渍治疗同前，愈肤膏外搽改为每日早晚各 1 次。

2022 年 8 月 4 日三诊：头面部及手背部红斑颜色明显变淡，大部分消退，偶有瘙痒，未诉其他不适；舌红、苔微黄，双寸脉浮。效不更方，继续以二诊方服用 7 剂，煎服法同前。千艾熏洗方焮渍治疗同前，愈肤膏外搽每日早晚各 1 次，其中千艾熏洗方焮渍共治疗 3 个疗程后停用，愈肤膏外搽共治疗 3 周后停用。三诊后红斑全部消退，未见瘙痒，故停止治疗。2023 年 2 月随访，皮肤恢复正常，皮疹未再复发。

按语：患者皮损部位集中于头面部及手背等裸露部位，乃自身对日光敏感，皮络空虚，卫外无权，光毒侵袭，蓄积体内，加之湿热毒蕴，内外合毒，复因多食“灰菜”等光敏性植物诱发。光热夹风首犯气络，气机郁滞蕴毒，热毒鸱张，致肌肤灼热刺痒；风邪羁留气络，不得疏泄，冲击络道，发为瘙痒；热毒消烁津液，肌肤失于濡养而干燥、脱屑；毒损血络，致营血外溢，则见皮肤弥漫性红斑。光热之邪怫郁肌肤，络道阻滞，故少汗；湿热毒蕴，灼伤津液，故口干口苦；湿热之邪搏结于下焦，故便秘溲赤，结合舌脉，辨为毒损皮络证，治以健脾护卫、解毒安络为法。方以自拟五藤饮合异功散为基本方，加牛蒡子疏散风热、宣肺通便，青蒿、紫苏叶疏通腠理，寒温并用，发散与清泄同施。外治予焮渍疗法及愈肤膏外搽，焮渍疗法重在疏通皮络，消除阻滞于络道间的湿毒、瘀毒；愈肤膏重在解毒活络、润燥敛疮。内外合治，共奏解毒安络之功，使皮络通达，并恢复络中气血津液流通。患者先天禀赋不耐，日晒及食用光敏性食物会加重皮损，故嘱咐患者注意日常防护，避免长时间暴晒，忌含有光敏性物质的水果、蔬菜如苋菜、油菜、柠檬、菠菜、灰菜、柑橘等^[21]，从而提高临床疗效。二诊时患者相关症状明显好转，头面部及手背部红斑、脱屑较前减轻，瘙痒明显缓解，口干口苦较前缓解，小便正常，便秘改善，提示湿热之毒减轻，故去牛蒡子以防清热苦寒药物败胃，损伤正气；将生白术改为麸炒白术，加强健脾祛湿之力。患者红斑、脱屑明显缓解，故将初诊愈肤膏外搽 3 次改为早晚各 1 次。三诊患者诸症进一步好转，红斑颜色明显变淡，偶有瘙痒，为巩固疗效、防止复发，故守方继服。PLE 病程迁延，易反复发作，治疗不可急功近利，故自拟千艾熏洗方焮渍共治疗 3 个疗程，自拟愈肤膏外搽共治疗 3 周后停用，缓图收功。纵观治疗全程，既祛邪通滞，又健脾护卫，内外合治，使正气恢复，邪有出路，达到解毒安络的目的，故取得良好的疗效。

参考文献

- [1] 张学军. 皮肤性病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211.
- [2] 朱学骏. 皮肤病性病图鉴[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104.
- [3] 赵洋洋, 燕华玲. 多形性日光疹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J]. 临床皮肤科杂志, 2021, 50(3): 178-182.
- [4] 朱学骏, 顾有守, 王京. 实用皮肤病性病治疗学[M]. 北

- 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425.
- [5]孙丽蕴,王萍,杨博华,等. 光敏性皮肤病的中医研究进展[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5(9):809-813.
- [6]陈卫东,祁亚慧,陈纯涛,等. 黄蜀针药合用治疗多形性日光疹经验[J]. 中医外治杂志,2015,24(6):59-60.
- [7]王淑艳. 中药内服外敷并用治疗多形性日光疹 23 例[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7,20(10):69.
- [8]吴以岭. 中医络病学说与三维立体网络系统[J]. 中医杂志,2003,48(6):407-409.
- [9]常富业,王永炎. 浅谈络学说[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1):11-14.
- [10]李菲,姜毅,张扬,等. 基于皮部络脉理论对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诊疗思路[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7,38(9):102-104.
- [11]李梢,杨宝琴,王永炎. 新病入络及其证治[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45(1):7-10.
- [12]刘新华,周小青,罗尧岳. “脾为之卫”浅析[J]. 中医杂志,2005,50(9):715.
- [13]王新苗,代丹,吴浩然,等. 浅谈气络学说[J]. 中医杂志,2019,60(14):1258-1260.
- [14]倪晨宁. 皮肤光老化的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J]. 名医,2018(2):96,98.
- [15]吴以岭. 气络:NEI 网络相关性探析[J]. 中医杂志,2005,50(10):723-726.
- [16]李小婷,徐菁,张静,等. 段行武运用藤类药“通络”治疗皮肤病经验[J]. 中医药导报,2022,28(11):125-128.
- [17]曾上劫. 中医刮痧术的刺络特征阐释[J]. 中国针灸,2013,33(11):1033-1035.
- [18]赵冬,卢春霞,黄冠,等. 刮痧介质的临床应用及效应分析[J]. 中医杂志,2018,59(7):573-576.
- [19]王窈,杜义斌. 中药塌渍的理论基础及应用现状[J]. 中医外治杂志,2015,24(6):52-53.
- [20]周水涵,韩冰莹,宋玮,等. 艾儒棣运用中医外治法分期治疗湿疹经验[J]. 中医杂志,2024,65(5):459-463.
- [21]高建华. 植物日光性皮炎 310 例临床分析[J]. 中国药物与临床,2016,16(11):1600-1601.

Treatment of Polymorphic Light Eruption Using Resolving Toxins and Tranquilizing Collaterals Method

SONG Wei, AI Rudi, CHEN Mingling, XIAO M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2

ABSTRACT Collateral vessels in cutaneous regions are the channel of *qi*, blood and body fluids transmission among the skin and striae and interstices, and is also the path of pathogens inva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key pathogenesis of polymorphic light eruption (PLE) was toxins damaging to the skin, in which the cutaneous collaterals fail to nourish, insecurity of the muscle surface as the basis of disease, the pathogens offending *qi* collaterals and heat constraint to toxins as the driving factors, gradually affecting fluid collaterals and dryness-dampness coexist as the middle link, and latent pathogens in blood level and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to onset as the final stag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basic treatment is to resolve toxins and tranquilize collaterals,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s are combined together. The internal treatment is to resolve toxins, strengthen collaterals, and assist in unblocking the collaterals, and the modified self-prescribed *Wuteng Decoction* (五藤饮) plus *Yigong Powder* (异功散) were selected as the basic formulas, which promotes the discharge of toxin pathogens and strengthens the power of the cutaneous collaterals to protect against pathogens. For external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skin lesions, scraping, tapping with medicinal solution, ointment were selected to drive away pathogens and resolve toxins, and soothe the cutaneous collateral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skin temperature rose with itching, tingling and no rash, scraping with the self-prescribed *Yinhuangcao Clearing Oil* (银黄草清解油) could be used to activate blood and regulate *qi*, relieve heat and resolve toxins; if the lesions showed erythema, pimples, itching, tapping with the self-prescribed *Qian'ai Xunxi Formula* (千艾熏洗方) could be used to diffuse *qi* and fluid, unblock the collaterals and clean toxins; if the skin lesions thickened with scales, the self-prescribed *Yufu Ointment* (愈肤膏) for external application could be used to resolve toxins and activate collaterals, moisten skin and heal up sore.

Keywords polymorphic light eruption; resolving toxins; tranquilizing collaterals; collateral vessels in cutaneous reg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bined treatment

(收稿日期: 2023-09-07; 修回日期: 2024-03-21)

[编辑: 果 彤, 贾维娜]